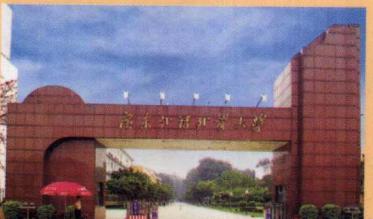


VAI GU HI 广外故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校庆办公室 编

明德尚天
學貫中西

南海陳景舒書



校 訓

序 言

徐真华

今年 11 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迎来四十华诞，《广外故事》为四十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增添了一份光彩，可喜可贺。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从 1965 年建校至今，已整整走过了 40 年的历程。这 40 年，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 40 年，也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励精图治、蓬勃发展的 40 年。40 年来，尤其是合校 10 周年来，学校乘改革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40 年山高水长，40 年往事悠悠。在《广外故事》这本集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校友对母校茵茵绿草、朗朗书声的眷恋之情；深深体会到学子对师长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的感激之情；深深回忆起情同手足的同窗青春激扬的岁月。从中也多方位地展示了“广外人”的精神，热情地讴歌了在长期办学历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办学特色和优良传统，让我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更好地了解广外，认识广外，并从中得到鼓舞和启迪。

40 年弦歌不辍，40 年薪火相传。《广外故事》里记载了众多老师沉甸甸的业绩。虽然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从事的学科专业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富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他们的艰苦创业，为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他们用心血浇灌的业绩和精神，始终激励和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广外人，迎着重重苦难披荆斩棘，踏着时代节拍砥砺前行，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延续着昨日的辉煌，站在更高的起跑线上，去实践学校新的跨越式发展。今天，他们的同事、友人或弟子为他们记下了可传之于后人的珍贵点滴，他们的“心语”是建校 40 周年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将永远指引和激励年轻一代人的成长。

40 年春华秋实，40 年桃李芬芳。40 年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青年才俊，他们活跃在祖国四面八方和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了可喜的业绩。《广外故事》收录了林迪夫、阮继清、周海中等校友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卓著成绩便是广外人奋斗业绩的缩影。他们中有的工作在外交战线，并已成为大使、参赞、高级研究员，为增进中外友谊，发展中外经济、教育、技术和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有的献身教育事业，已成为教育界著名的专家、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优秀人才；有的投身于经贸、金融、旅游等领域，在经济建设的前沿搏击风浪，许多人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或业务骨干，为国家尤其是广东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潜心于科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成为社科界、文学界、翻译界著名学者或专家，为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虽然《广外故事》中录入的只是部分杰出校友的事迹，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外故事》的出版，必将有利于师生继承广外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密切校友与母校的关系，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广外人进一步弘扬“明德尚行，学贯中西”的校训精神，团结拼搏，自强不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把广外建设成为高水平教学科研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忆往昔，艰辛而精彩，看未来，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以 40 周年校庆为契机，共同回顾创业的历程，开拓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目 录

序 言	I
-----	---

一、岁月心语

高风亮节 长留人间 ——忆饶彰风同志	2
我所知道的广外老领导	7
林如彤：走过延安烽火 见证广外发展	15
何军：我与党同龄	19
庄明英：两校合并经得起历史考验	22
黄建华：详解两次合并 呈现恩师生平	26
韩金波：广外大成长的故事	30
忆汉文	34
“党叫干啥就干啥” ——忆梁华川	37
事小情真	40
“八五”机缘	42
电化教学话当年	48
几度春秋图书馆 无怨无悔廿五年	52
八角楼琐忆	55
争取一个圆圆的句号	57
教师之乐	62
我不后悔	64
崇德重品 锲而不舍	67
我和学生一起成长	69
中秋晚会赠同学	71

和英语 70 级学生在一起的日子·····	72
母校情·····	77
温馨的回忆——献给母校四十周年华诞·····	79
广外 77 级的回忆·····	84
白云悠悠在我心——回忆在广外的日子·····	91
六班同学广州聚会小记·····	98
把根留住·····	102
饮食·同窗·····	104
大朗情思·····	108
多回母校·····	109
面对我心里的你·····	110
骨子里的洋派·····	112
广外大的声音·····	115
毕业留言·····	117
我的大学·····	119
广外，我们心中最美的家园·····	121
广外啊，我们的摇篮·····	123
浪淘沙·喜相逢·····	124
喜相逢·····	125

二、名师传略

梁宗岱·····	128
顾绶昌·····	131
陆振轩·····	134
蔡文显·····	136
桂灿昆·····	139
王多恩·····	141

姚念庆	144
桂诗春	146
李筱菊	148
陈楚祥	150
黄建华	152
钱益明	154
伍谦光	156
何自然	158
许友年	160
方振富	162
刘端郎	164
王玉奇	166

三、吾爱吾师

心灵长青——怀念梁宗岱老师	170
高屋建瓴 功在当代——桂诗春	177
教我当老师的老师——刘达康	180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黄国宪	182
《英语口语》的先驱——朱道敏	184
东南俊秀半门墙——李贻定	187
学生是我永远的朋友——张梅丽	189
道一声珍重——黎导	194
我的老师——孙德权	197
原创造就希望——钱冠连	201
爱国热情谱写人生——龚华基	201
我只是个引路人——肖惠云	204
恩师张作乾	209
炎黄儿女谱华章——黄华	211

吾师刘诒庭·····	215
破浪前行的船工——马桂琪·····	217
执着 求真 事业心——冯益谦·····	220
润物细无声——蔡型乞·····	222
我们的王初明老师·····	224
严谨勤奋 学者风范——沈伯明·····	226
学海无涯 毕生追求——陈建平·····	229
崇教厚德 为人师表——徐真华·····	232
律己的严师——杨诒人·····	238
奉献者之歌——张烈·····	241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董黎明·····	244
无私奉献 拳拳真情——李华登·····	250
师者风范 山高水长·····	254
洋博士与中国“希望”工程·····	263
好老师好朋友——罗宾斯·····	265
从了解学生开始——安藤美保·····	267
用一生的热情耕耘: Dr Nicholson·····	269

四、校友风采

广外之子 友谊大使——林迪夫·····	272
出色的“中国推销员”——周小明·····	276
从广外走出的科学家——周海中·····	281
王传真, 与新闻并行在路上·····	285
改造 革新 超越——封小平·····	289
大地上的诗歌永不消亡——胡小跃·····	293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总裁——梁文·····	299
金秀芳: 情牵广外二十载 一日回归喜变化·····	303

笑看风云——陈礼尊·····	306
打造五星级人生——杜红穗·····	311
白云山下走出的外交官——吴颖钦·····	314
与平凡人汤泗昌对话·····	317
蓝岸——彼岸之人·····	323
让青春飞扬——贾兰兰·····	326
“最”字开头——龚艳平·····	331
张惠玲：转站的快乐·····	336
春日田园对话·····	340
邓晓明：有思路才有出路·····	343
笑谈过去 共祝今朝·····	347
 后 记·····	 351

岁月心语

高风亮节 长留人间

——忆饶彰风同志

林柏轩 万振环

饶彰风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

一九六五年，省委派他到广州外国语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使我们有机会跟他在一起工作。他的品德，他的作风，他的为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广州外国语学院是中南地区唯一的外语院校。为了给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彰风废寝忘食，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

外语学院校址当时设在石碑，校区一片荒凉，道路坑坑洼洼。彰风同志在把新生入学工作安顿好，教学秩序走上轨道后，立即集中力量抓建校工作，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走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亲自参与规划，绘制学院的建设蓝图。学院党委号召全体师生员工自力更生，勤俭建校，规定每周三下午为全院义务劳动时间。每逢这个时候，彰风同志除非省里通知他去开会，总是带头参加劳动。他头戴草帽，扛着一把锄头，跟大家一起铲草，平整土地，干得汗流浹背。师生们受到鼓舞，干得更带劲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短短两个月里，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学院新办，设备比较差。彰风同志这个“当家人”，把学院当作“大家”，自己的家当作“小家”。“大家”缺什么，只要是“小家”有的，他就拿出来。电化教育没有好的收音机，收不到外语广播，影响教学，彰风同志就说服家人，主动把自己用的菲利浦三波段交流收音机送到电化教室。起初有关人员

还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彰风同志笑笑说：“别问了，留着用吧。”事后一打听，才恍然大悟。

当时外语学院的专业教师，百分之九十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如何培养教学骨干力量，建设系及教研室的业务班子，都是摆在院党委面前的紧迫课题。彰风同志在一次闲谈中，忽然笑盈盈地问：“我想起用三个人家不敢用的人，你们看怎样？”这三个人，两个是中年英语教师，一个是在法国留学多年的老教授，三人都是脱帽“右派”。我们有点担心，怕人家说他“右倾”。彰风同志却不以为然地说：“人家有真才实学，又早已摘了帽，怎么不能用？别人不敢用，我包下来了！”就这样，他一举任用了这三位教师分别担任英、法语教研室正副主任。此事当时人们就议论纷纷，在“文革”中更是“饶彰风招降纳叛”的“铁证”。不光彰风受尽批斗，也株连到三位教师吃尽苦头。今天，当这几位同志被错划的问题都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组织上安排他们挑更重担子的时候，同志们无不钦佩当年彰风同志勇于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善于发现人才，大胆使用人才的革命胆略。

饶彰风同志尽管工作繁忙，还常常到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去走走，找师生们谈心。哪一位教师、干部新调来，他都要亲自登门看望。彰风同志很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经常听政治辅导员汇报情况，发现问题即时解决。有一次，他听说有二十个北方来的同学没带蚊帐，晚上给蚊子叮得没法睡，而总务部门一时又解决不了，于是立即带着办公室干部去找当时省人委的一位副秘书长，要求批准省人委招待所转让一批半新旧的蚊帐。结果得到同意，当天就把蚊帐送到学生手里。

彰风同志非常关心师生们的健康。当时学院还没有中医，师生们有病要看中医得跑进市内去，很不方便。彰风同志特意邀请了一位八十多岁的名中医，每周两次来为师生员工看病，还亲自开列病号名单，逐个给医生介绍病情。

彰风同志经常来到同学们中间，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同学

们见他脸色红润，身体很胖，便纷纷问他：“您的身体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彰风同志含笑地想了想便说：“头一条，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我年青时就喜欢打篮球，踢足球，现在有时还打打篮球。第二条，不要抽烟、喝酒。当然，朋友来了还是要喝一点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哈哈！……还有一条，饭后要多散步，俗话说得好：‘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生命在于运动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

饶彰风同志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什么“官架子”。学院远离市区，交通不大方便，有些师生进城搭不上公共汽车，只好步行。彰风同志每次乘坐小汽车回家，或从家里来学院上班，途中遇见本院的师生员工，都要叫司机停下来，请他们上车。因此，他的小车总是挤得满满的。事情虽小，却生动地反映了彰风与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

一九六六年除夕那天晚上，彰风同志没回家吃团年饭，留在学院跟外地的同学一起包饺子过年。他同大家高高兴兴吃完饭，又邀请他们去开迎春座谈会。会上，彰风同志亲切地向同学们问寒问暖，闲话家常，还用自己过去背井离乡闹革命，在外地过春节的经历，勉励同学们要树立“四海为家”的思想。

饶彰风同志是我党一位老干部。但他从不居功骄傲，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一九六五年九月初，林李明、曾生、王阑西等省、市负责同志前来参加外语学院开学典礼，彰风同志设便宴招待他们，一共才花去五十多元，有人劝他拿去财务科报销，他含笑地摇摇头说：“不好。上级规定不准用公款请客，我可不能带头违反呀。”他长期做党的统战工作，平日门庭若市，高朋满座，有时还因特殊需要请有关知名人士吃饭，所花一切费用，都是自己掏腰包，从来不向公家报销一分钱。

饶彰风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期间，争取了许多爱国人士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从不借机谋私利。一九六四年，一位著名心脏病理学专家的女儿回国观光，为了答谢彰风

同志对其父的关怀，临别前，她悄悄地去商店购了两台高级电风扇（一台给饶，一台给饶的司机）作为赠礼。彰风同志知道后，严肃地批评司机说：“怎么能收人家的礼物呢？争取她爸爸回来工作，也是为了国家嘛。”他叫司机将两台风扇立即送回，并叮嘱以后再也不准接受人家的礼物。

饶彰风对同志、对战友感情非常深挚。朋友们有事求到他，凡是他自己能办到的，无不尽心竭力帮助办好。他还经常拿钱帮助本单位经济比较困难的职工。有一次，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的母亲病逝，彰风知道这个同志生活比较困难，马上给他八十元回乡治丧。革命老根据地群众生活上有困难，找上门来，彰风也总是慷慨解囊资助。

饶彰风同志是分到二系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每逢支部开会，除非有紧急事情不能来，事先请假外，总是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依时出席。

记得他最后一次跟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间的一个晚上。那时外面已经贴了他不少大字报，扬言要把他“揪出来示众”了。支部书记通知他来过组织生活，我们以为他不会来了，但他还是准时来到，不过看上去神色有几分不安。那次组织生活的内容，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彰风同志坦率地谈到自己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很不理解”，“跟不上形势”；他还明确表示：自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尽管过去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自己不是什么“走资派”，还说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

彰风同志想的未免太天真了！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心目中，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和老诗人，是货真价实的“黑线人物”，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被“打倒”的对象，哪里能让他有什么权利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呢？果然，没过多久，彰风同志就被关进了“牛栏”，实行“隔离审查”；从一九六七年起，更落入林彪、江青一伙用来残害老干部的秘密机构的魔掌之

中。在这几年里，饶彰风同志遭受了数不清的批斗、毒打和逼供，从精神到肉体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但他从未屈服过，始终保守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饶彰风同志含冤死于乐昌监狱，年仅五十七岁。我们事隔一年多才听到这个噩耗，当时内心非常沉痛，深深感到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对他有任何悼念的表示的。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饶彰风同志虽然同我们永别了，可是，他的高尚品德和音容笑貌却长留在外语学院广大教职员工的心理。

有一位同志，一九六五年从部队转业到外语学院工作，到职的第二天，饶彰风便亲自上门去看望他。事隔十多年，他一提起这件事，眼里便闪动着泪花，沉痛地说：“饶书记记得太早，死得可惜！”应该说，这正是熟悉饶彰风的人们共同的心声呵！

饶彰风同志一九六五年曾送给外语学院广播站一张汉乐唱片，两面共六首。这是他生前最喜爱的乐曲之一。当时我们一边欣赏，一边听他兴致勃勃地介绍——原来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有一次彰风听汉剧老艺人演奏客家民间传统乐曲，觉得非常悦耳动听，于是推荐给有关部门录了音，灌了唱片发行。想不到“横扫”运动开始没多久，这张唱片竟被“造反派”用绳子高高吊在大礼堂里，当作“饶彰风散布封资修毒素”的“罪证”加以批判。然后，就被丢弃在垃圾堆里。我们冒着风险把它偷偷地保存下来，在彰风同志逝世九周年之际，我们特地交广播站录音，重新在学院校园里播放，藉以表达对彰风的怀念。

敬爱的饶彰风同志呵！您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现在省委已经决定彻底平反昭雪，统统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您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恢复您的政治名誉。如果您的英灵有知，也一定会含笑瞑目的吧！

（1980年9月）

我所知道的广外老领导

万振环

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建校 40 年来，领导者换了一届又一届。他们当中，有不少是经历过革命战争考验，在战火纷飞中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甚至是令人敬仰的“延安干部”；也有一些是在教育战线多年，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授、老专家。作为晚辈的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文革”前的领导，由于我当时是一个区区政治辅导员，与他们接触不多，对他们了解甚少；至于“文革”后的党委、革委会领导者们，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他们就算是比较熟悉的了。在“文革”中，他们普遍受到迫害，甚至丢了性命；有的人，迫于“文革”压力，扭曲了灵魂，做了违心的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既然是“历史”，就不能不涉及，而不应掩饰。下面记录的，只是个人的一点真实印象，而且仅限于故去的老领导；至今仍健在的，按照惯例，不在“作传”之列。因为尚未“盖棺定论”，不可妄言。

徐 慧 常

党委副书记，军队转业干部，某师政委。五十出头，个子中等，身躯稍胖，脸上饱经风霜。是个典型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操满口浓重的客家方言。他是个孤儿，真正苦大仇深。65 年 9 月广外开学之初，徐副书记作“忆苦思甜”报告，讲述自己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声泪俱下，全场无不动容，哭泣之声此起彼伏。他以切身之经历，谆谆勉励学生们要为“世界革命”学好外语，效果不错。

“文革”开始，作为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徐副书记，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对个别教工鼓动学生贴党委的“大字报”十分气愤，将其打成“小邓拓”、“反党分子”；省委得知后，出面纠正并严厉批判徐慧常的错误行为。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徐想不通，上吊自杀。这是广外第一个“文革”的牺牲者。死前，留下遗书，三句话：“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希望孩子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徐氏性格刚烈，对党忠心耿耿，一时意志脆弱，走上绝路，实在可惜！广外不少人议论：“当年徐慧常如若不死，革委会‘三结合’必然结合进去呢。”

延 林

市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延安干部。相貌漂亮，年约四十左右，穿著非常讲究，由于平日保养得好，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有人悄悄告诉我：“延部长是个‘官太太’，她的爱人就是华师大的党委书记王燕士。两人都是延安干部，她能歌善舞，歌声很美。”

华师大到广外（现五山附近）不算远，延林每天骑一辆崭新的 24 寸女装单车上下班，早出晚归，很是潇洒。她还是平易近人的，同干部们关系尚好。我听过她的报告，口齿伶俐，没有废话。工作上是个颇为干练的行家里手。她也认得我，见了面主动打个招呼，没有什么架子。

“文革”初期，延林的丈夫受到厉害的冲击。“造反派”说王燕士是“叛徒”，要她“划清界线”；在全院批斗大会上，延林公开宣布要跟他离婚。这对王氏是致命一击！当夜，王燕士悲观绝望，上吊自杀。

“文革”后期，王燕士平反昭雪。延林以家属身份参加了追悼会。这件事，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延林立场不稳，如不离婚，王氏不会死。1968 年 11 月，延林在下放三水“五七”干